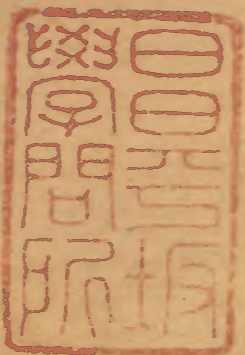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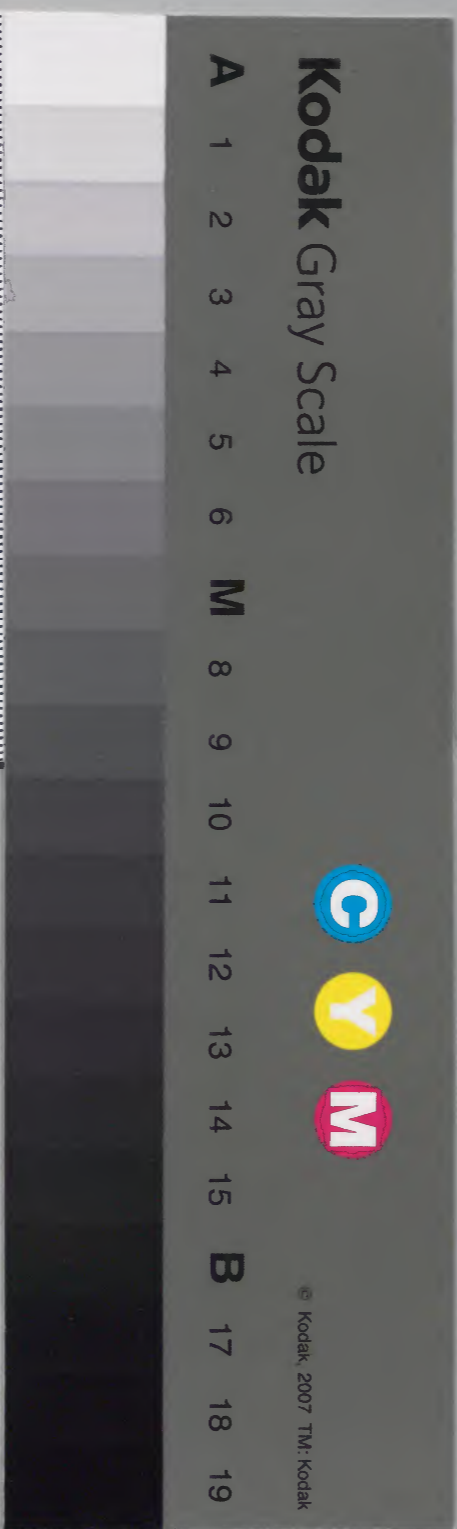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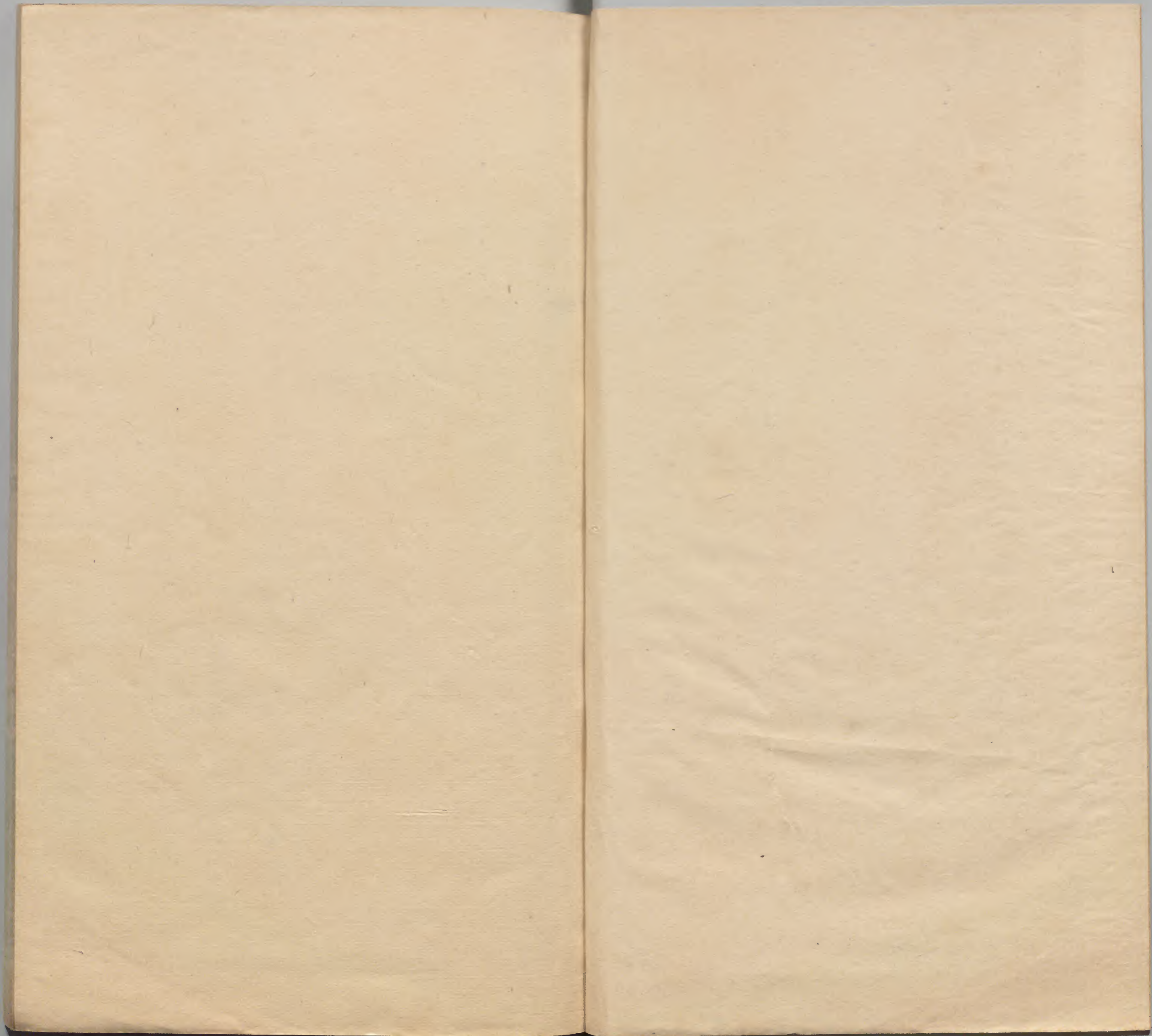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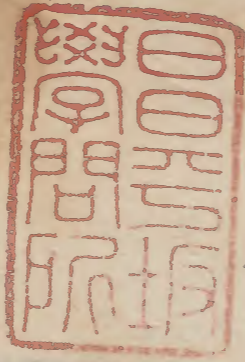
百五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58)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單一

文部十七

着書上

淺草文庫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不得通典道也

漢書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師古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又曰陸賈在高祖前時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之賈曰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久長之術也帝乃令賈著古今成敗之書名曰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書曲臺后倉之書禮

射之書

又曰王莽傳太司馬護軍稟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膏蔡之辜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唯宇遭罪謂然憤發作書八篇誠于宇子孫宜班郡國今學官以教授請今天下吏能誦公誠者于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者言用之得選奉也後漢書曰梁竦以經書自撰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

又曰王充好論說始爲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

真乃閉門潛思絕慶之理戶牖墻壁各置刁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萬言

後漢書列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覽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又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爲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矣晉書曰于寶姓好陰陽術數番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室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志母乃生理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

之恩情姓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有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誤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聊畝以示劉焯焯田口鄉可謂鬼神之董孤也于室表曰臣前聊畝罷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缺事事畢

又曰孫盛着晉陽辭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其子遽拜謝因請刪定之時盛年老還如姓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日而

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供號泣稽顙請爲百日切計盛大恕  
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奇於墓容雋泰元中孝武帝博  
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聞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生所作耶  
志對曰先生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  
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旋父固作所以先生交高名著欲令書  
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有是願請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  
爲審自今以已可無復疑

又曰王長字德獻廣漢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之後故成郟市  
中躡蹻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之  
比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唯桓譚以爲必傳後世  
晚遭陸續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山耳又曰王  
隱子處叔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耶令  
撰晉史著作即虞預私撰晉書而長生東南不知中朝事數  
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嫉隱刑于  
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并隱竟以謗免隱

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書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論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雜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宋書曰王准之自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魯祖處之位尚書今博聞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並記江右舊事緘之有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又曰高平却紹作晉中興書教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謂貴達不復始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寇袁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患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成詣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以四部衆書盈溢扞閣白劉歆七畧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焉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今選不重複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即上鬢髮皆曰太被賞遇後興嗣日疾武帝親爲之合藥

又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

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冊添之礼器随仲丘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條枝五礼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總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欲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後周書曰齊王憲嘗以古今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列定爲五篇表陳高祖高祖覽而稱善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吳人初瓊父雲宮奉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

三國典畧曰齊主如晉陽尚書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常誕諸撰著皇覽抱括群言區分義別陛下聽覽餘日卷言縹素究蘭臺之箱窮策府之文以爲觀書貴博博而貴要者省曰兼功期於易簡前者修文殿今臣等討尋舊典操錄斯書謹整短庸登即編次放失地之數爲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



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條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  
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齊主命什史閣初齊武成今  
宋士素錄古耒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爲御覽置於齊主中  
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  
史第書以士素所撰之名稱爲玄洲苑御覽後改爲聖壽  
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段爲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  
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三國典畧齊魏收以子姪少年須  
當誠屬遂著枕中篇以訓之

隋書曰杜臺卿嘗採月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  
卷奏之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國  
朝傳記曰虞世南之爲秘書也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  
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益行於代  
唐書曰太宗以時進御魏徵所選類理賜皇太子及諸王  
并藏本於秘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所編條流不次  
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之賜物一  
千段

又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嘆德明雖  
亡此書可傳習因其家布帛百疋

又曰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  
並生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覽  
賢甚重之嘗撰續排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爲笑樂及賢  
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遷善排諧齷  
說是癡導之以邪也遂從于震洲而死

又曰天后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  
周備令麟臺張鑒昌宗與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事  
給事中徐彥伯兵部郎中負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博  
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舊書外更加佛教道教及

親屬姓氏方城等部至是畢功上親製名曰三教珠英彥伯  
已下改官加給賜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後嘗召文學之士思茂范履冰等入禁  
中令撰玄鑒百卷青宮要記少陽政軌各三十卷孝子傳及  
列女傳維典城訓鳳樓新誠各二十卷古今內範百卷樂書  
要錄十卷百僚新誠五卷禹拱格四卷臣軌二卷北人本業  
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並藏於秘閣

又曰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齊名採撫魯哀公後拾貳  
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一十卷表上之遷左右史

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兼  
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凡欲言者  
必須先讀此書始可也

又曰大曆中刑部尚書顏真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乃纂九  
經子史字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秘閣及集賢  
書院貯之

又曰馮伉爲醴泉縣令患百姓多猾爲著論蒙四十篇大畧  
旨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  
帝深年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

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又曰真元十三年諱譚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于  
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爲立傳

又曰路隋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棄著六經法言二十  
卷奏之之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  
復命兼克史職

又曰真元十一年左僕射平章事賈耽進海內華夷圖及古  
今郡國縣道四十卷圖廣三丈率以寸拆成百里權德輿作序  
又曰帝處厚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時穆宗羗恣不親政務

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情虛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

又曰唐次敗爲開州刺史在邑縣間十餘年不護進用四川節度使常棣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論棣今罷之次滯蠻羗孤心柳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羅說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畧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以吾爲昏主何自論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辨謗之

書實君人者時宜觀之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學以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隸等分功脩績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畧

又曰鄭處誨方雅好古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竹於世

又曰裴潏充集賢殿學士集曆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士非素與潏遊者選成三十卷目曰太和通選并音義目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潏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薄之又曰柳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

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它人雖生可以苟  
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  
則人之所嫉實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  
又數其大人者五條詞多不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單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單二

文部十八

著書下

幼屬文

著書下

呂氏春秋曰呂不韋爲秦相國集諸僞儒使著其所聞爲十  
二記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  
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  
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爲准  
的以無爲爲紀綱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

卿相表裏也

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  
精氣貴無名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吏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  
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侍迎之疆使著書作道德上  
下經二卷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  
其名因服或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煥常師事西京雜記曰淮  
南王著鴻烈二十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爲淮  
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有風霜有氣揚子云以爲  
一出一入字直百字

又曰董仲春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劉子駿漢言有卷首尾無頭目但以甲乙  
丙丁記其卷數先父傳之韶歆書編錄漢事類未得備而亡  
故書無宗本止雜記無前事數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  
之癸爲十帙十卷馮家有小異又曰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  
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揚雄傳賢曰雄好古而樂道其志歆窮文緯成名於後世少  
爲經莫大於易於是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桓譚  
新論揚子曰云才智聞道卓絕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也國

師子駿曰何有言之吝也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公爲廣大  
餘皆聚殘小論不能比之于雲所造言太玄也人貴所間賤  
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大言次五經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論衡比方郡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  
東得之漢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請儒覺其談論更遠  
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  
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又曰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子書正恐言遠旨深  
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云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

經也瓦甌木柱比門所饒金觴玉爵萬家無一也

又曰孔鄭鄭之門耳听口授者滅絕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盪盡困於無力不能更得故抄掇衆書  
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受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洪曰流  
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璧余答曰詠  
圖流者採珠而損蚌登金嶺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畧譬猶  
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又曰嵇君道問二陸優劣

抱朴子曰朱唯南嘗言二陸重規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

紙則方之它人若江漢之與漢溲陸子十篇誠爲快書者其  
辭之富者雖譚思不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潛筆腐豪不益也  
陸平源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嘗在左右說陸君  
臨亡曰窮通時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  
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  
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誠琴道今才士不何贊成陸  
公子書

穎容春秋烈也著述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  
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遠義正者畧舉一兩事以言之遷  
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  
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論衡曰畫公好益上世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揚子云  
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也若生  
周世則爲金匱也

又曰南呂覽文不無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富也人有難充  
書者繁仲云不在多以爲龍少魚衆少者爲神充谷曰文衆  
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分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  
爲言也充士數不遇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入爲



治中才小任大職在刺劾筆札之思曆年寢癯章和三年罷  
州還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愈邁貧無供養志  
不娛快作養之生書凡十六篇論衡造於未平不定於建初  
之年耳

親論曰余謂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與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  
即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  
新語乃爲新論莊公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單  
帝地維絕亦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亦不可用然論天間  
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風

俗通應郡撰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暑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  
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衆而生之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周秦尚以月遺猶軒使採異代方知載之秘府及嬴氏之  
下遺棄胎盡局人嚴君手有千餘年林陶翁儒才有梗槩餘  
揚雄續注二十七年凡九十字猶不如爾雅之寵麗張踈云  
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余不才敢比隆於斯人金樓子曰王仲宣  
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  
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班又曰劉甫姓矜嚴有盛名  
沉深好經書善說京氏亦論集論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

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又曰或問余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共著此書昌爲區區自勤如此予曰大荷旃彼毳者難與道絕繇之綴窰美美哈臭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眼締統之涼者不知盛暑之鬱懊襲狐貉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淒涼予之術業具賓客之能闕斯蓋以筵撞鐘以蠡測海也予嘗叨齒淮南不常之書謂爲賓客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令賓客闕之也

又曰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全有太元經談此多誤動形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楊子

但太有玄經何處復問太元也皆由不學使之然也情太業拾遺曰太遺之初勅內史舍人竇威起居舍人崔祖濬汲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咸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灵人爲東夷度越礼義及屬辟此事全矣脩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宣勅責等咸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称人物晋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宋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復碩學通於文人才予莫非至彼尔等著其風俗乃東夷之人度越

札義於尔等可乎然於著術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頌即  
日勅追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臣虞世基總檢  
於是世基充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  
佐郎虞綽作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  
風俗學士宣惠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曰  
虞綽序京兆之理俱瞻優博有餘然無非衆人之所能繼陵  
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繁表郎杜寶吳蜀二序不畧不  
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听勅及奏帝曰學士  
修書煩得人意各賜物二十段付世基擇用之世基乃鈔吳

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  
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細重修一千二百卷頭有圖別造新樣  
紙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頭叙郡國城邑題書字  
極序並用歐陽肅書籍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頌爲時所重  
幼屬文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作賦頌因數入讀書禁中每  
行巡狩輒獻工賦頌

魏志曰

陳思王植年十歲善屬文太祖曰汝猜人耶植對曰出言爲

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時同崔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臺使客賦之援筆立就亦出思疾問又曰文帝八歲屬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角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  
然彈琴長嘆以此終日

又曰庾闡字仲初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京錄禿髮檀子歸年三命爲高昌

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燭檀覽而誤之擬之曹子建

亦出思  
病問

後魏書曰胡叟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  
常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

叟不足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  
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而亡矣與君相知何  
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帝杜二族一宿而  
成時年十有八矣具迷前載無遺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  
而未及鄙黷人皆竒其才思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  
齊書曰張率字士簡性寬雅年二十能屬文帝曰限爲詩  
一篇或數日不作則遣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  
貳仔餘首有虞納者見而誡之率乃一但焚毀更爲詩示  
焉託去沈約納便向之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

慙而退南史曰劉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舊齊中書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又曰謝真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上草穎蟲篆

後周書曰李旭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旭年十歲數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

三國典畧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矣童與大器同年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授筆立成

梁書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王而嗟賞因書齊壁及所執白蘭團扇又曰太祖文常諱綱字世讚六歲能屬文高祖驚其早詵不之信也及于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嘆曰此吾家之東阿也

又曰丘遲字子希年八歲便屬文父灵鞠有才名常謂

氣骨似我徵士何點見而異之

又曰庾肩吾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貞則過儒則傷俗其能含清濁守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又曰陸從守字由義幼聰明年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妍麗援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抑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

隋書曰李得林幼聰明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嘆嗟通告朝士若假其年必爲天下

常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余日中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我而該博墳典陰陽諱無不通涉善屬文辟霧而理暢

又曰于宣敏字仲達少沈審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冥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文選人名錄曰曹植年十歲讀誦詩論及賦數萬言能屬文又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筆筆成立文章之盛獨絕當時

幼童傳曰謝瞻字宣遠幼而聰悟五歲能屬通文玄理  
又曰孫士潜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

金樓子自叙曰余六歲解爲詩奏勅爲書曰池平生已合  
林花發稍國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尔稍學爲文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傳上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謂也古者左史記  
言右史書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也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躰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傳史

詩序曰國史明手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  
司君過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  
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左傳昭十五年曰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謂籍譚曰  
昔而高祖孫自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曰籍氏及  
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晉是手有董史汝司與之後也  
何故志之籍談不能對 又宣二年傳曰晉趙穿弑灵

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于示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字爲政  
卿亡不越境及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  
自詒伊戚其我之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屈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傳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曰書崔杼弑其  
君崔子弑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舍人南史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昭十二年傳曰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



主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趙滄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爲太史公談生遷遷太史令掌細史

記細綴  
集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記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  
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又曰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  
不華煥而不俚其文直共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之實錄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  
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未非其  
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記表  
傳志九十九篇

又曰名得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

舒曰

周官周禮也仲舒有玉  
桎繫露清明竹木之屬

自撰頭宗起居汪削玄允防參醫藥

事章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  
錄勤勞無力過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  
官之家故不錄也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言上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  
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晉曰沉仕魏正元中遷散騎侍中與荀覲阮籍共撰魏書  
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又曰華嶠常沉醉所撰書十卷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邵  
奏嶠中子徹爲佐著卽作使踵成之未竟而則後監終衛  
又奏嶠少子鴨爲著作卽尅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  
作卽張載等俱在史官

又曰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  
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矣書而罷張  
華善之謂壽曰當爲晉書相付耳爲時仲如此

宋書曰王韶之琅耶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  
宜居史職卽除著作卽事彼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  
辭論可觀爲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事字世期注陳壽二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  
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

又曰范曄微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轉得統諸詳觀古  
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矣者班氏最後高名既任情無例唯

志所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悟雜傳論皆有精  
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從放實天下之  
奇作中合者徃徃不咸過秦篇當共此班氏所作俱不愧之  
而已於篇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今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  
聞得盡此書行政有賞意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書曰吾今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  
不許遂私撰奏之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期書不實錄  
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之離無  
對勅付省焚之坐免職

又曰裴子野會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  
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書稱  
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  
多善而去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也師故也約  
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難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  
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鑣

後魏書言曰毛循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不傳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期重之與論說言次遂及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正皆揚于王庭之

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循之曰昔在蜀  
中聞長老壽曾爲諸葛門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  
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  
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  
天下委弃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章僞連孫氏守窮崎嶇僭  
號邊夷之問此策之下者可與趙它爲偶而以爲蕭曹亞匹  
不亦過乎謂壽貶亮爲非失實

三國典畧曰齊主魏收之卒也命中書監休之裁正其所  
魏撰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時竟  
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曰周蕭大園爲滕王道友道問於大園曰吾聞湘東王梁  
作史有之手餘傳乃可柳陽帝記奚若隱則實記則攘羊  
對曰言之者妄也如使亦有不足恠昔漢明爲世祖紀章  
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蝕彰於四海安得隱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父隱直  
在其中諱國之惡柳又禮也道乃大笑

又曰齊王命魏收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  
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齊主乃令收專在史閣下不

知郡事謂收曰當直筆我中不學魏太武誅史官於是廣徵百官傳惣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卷一百三十卷尚書陸操謂楊惜曰謂收可謂博物矣才有太公於魏室惜曰此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過爲繁碎時論收爲命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賂黃金故也刑邵父兄書事皆優邵唯笑曰列女傳悉是史官祖母尚祖左丞盧裴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書舍人盧潛等言曰魏收詔罔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曰東觀筆殊不祖裴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齊大怒乃親自詰

裴曰臣父位至儀同收附於族祖中書郎玄傳之下收之外親博陵崔綽位止功曹乃爲傳首齊主問收曰崔綽有何事迹卿爲之立傳收曰雖無爵位德義可嘉魏司空高允曾其贊稱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齊主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贊理合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不能對以其才名不敵加罪高德正其家傳甚美乃言於齊主因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王於是禁主諸人各杖二百裴庶死於臨漳獄中又比史收史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髣學流

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五並  
非使才力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金不知堪編緝高軒  
孝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父祖相戚多被書緣飾以美  
言收性頗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  
子敢共魏叔作滌若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  
在神武時爲太帝少卿脩國史得揚休之助因謂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爲魏世爲比平  
太守以貪雲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爲比平  
甚有會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郡口沸

滕勅魏史且勿施行號爲魏

史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守嘗謂世臣曰朕每日坐朝  
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  
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在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  
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  
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京大悅

又曰許敬宗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同爲宇文化所及害  
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

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祖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御之及爲德彛立傳盛加其罪惡佐監門大將軍泉九隴皇家之錄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又讐首龐孝恭率鄉兵徒征高麗賊知其法悞先擊破之敬宗納其家寶貨妄稱其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龐孝恭耳曹繼叙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如此

又曰太祖爲課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家書何等大底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書人

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監誠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官吏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既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伯曰設今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帝曰然

又曰真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兼太子右庶子李伯欒顏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彝守中書侍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情梁陳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瘴惡足爲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禁書坑儒

周絨談者之口情揚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  
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  
王之得失爲在身之龜鏡以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  
之史副朕深懷極可嘉尚又詔司空玄齡等脩晉書以  
藏榮緒書爲本採摭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  
集圖必不畢舉爲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  
紀其太宗所著宣威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  
旨焉房玄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  
之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

使者各一部

又曰顯慶中高宗以敬宗實錄所多非實乃謂劉仁  
軌曰朕作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  
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祥備至如先聖作威鳳意屬  
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傳內又嘗溫湯教習  
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霧書昏部五亂錯先聖既  
觀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潛隱不出侍其整理然後  
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此  
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



乃移向魏徵傳曰稱是徵之課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  
之後昆朕嘗從辛未央宮辟伏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  
身帶橫刀其人云聞避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  
遂伏不敢動先聖劔斂響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  
人合死汝可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  
真郝處俊曰先聖仁息觸數皆是臣弟傑往年宿魏之  
曰被虎署輦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  
主先聖謂之曰此問史我不爲汝作罪過不須懼上謂處俊  
曰此亦須入史於是處俊等引左史李仁實專賞其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傳下

唐書曰于休烈循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  
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  
罪已其與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妄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真元十二年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於延英上  
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言  
人君動止有事言惰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

起居唯得對杖承旨杖下後謀義皆不得聞其事注記但出於已行制勅內採錄更無它事所以長壽中姚琇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伏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相宜依故事爲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謬得乘筆史官以記註爲職大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非大善大惡則衆

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知妄言忠肅惠和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恩惠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將夏遷樵之例務于華而亡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行作狀者但指事說直載事功假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真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此足以爲忠列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

以臣此奏下考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相姚勗監修國史慮造添之言或不下聞國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問或修或不修者何也言甫對曰凡面奏德音未及施行惣爲機密固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以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

時政記者姚勗姚勗修之於長壽及壽而事廢賈齊抗脩之于真元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於爲理編讀列聖實錄見真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嘗論臣曰太史之制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脩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署史官以紀善惡國朝真觀永徽以前宰相及百官王衙奏事史官宰筆於階所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許敬宗李

義府作相事多姦蔽逐奏史官與庶僚俱退然後宰相  
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啓沃不復知矣左右史唯寫詔  
誥除以脩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璿以爲史官踈遠不得參  
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記述乃請自今已後所論軍  
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事亦尋廢

又路隨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且直內官惡  
之注注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脩及脩憲宗實錄後  
文宗後令改正末真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宗實錄  
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

當書理亦歸實足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  
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真元末數事稍非據實蓋出傳  
聞審知差舛更令刊正頃因坐曰屢刑聖言通記前後  
至于數日臣等伏以冥觀已來累朝實錄有徑重撰不  
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悟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  
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皆  
若遣參撰或致私嫌縱臣獲脩成必俱終爲時累直韓  
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是相脩伏望條示舊記最  
錯悟者宜付史官委之脩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

榮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繆傳諒非信史宜  
今史官詳正刑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嘗問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  
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真元未爲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  
與任安書全願望所以漢武本記事多不實鄭覃曰漢  
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餼不給本  
紀所還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宜率多無後鄭覃所陳  
志在譏誠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上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此誠爲可戒覃曰因伏知陛下乙夜觀書

無不該設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有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行開誠中爲起居舍人文宗  
復故事每人閣左右史執筆立于鵝頭之下宰相奏事  
得以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  
政事詳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卽等適所記錄  
者將來一觀鄭卽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目爲史臣聞自  
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

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使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  
予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玄已後或非  
上智中主庸君飾非獲短見極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  
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  
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上又謂朗日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藏一見無爽  
朗乃進所紀上畧御宜門之外重寫錄進其晚出詔示  
宰臣曰適鄭朗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  
良史善惡必書成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禹

諸將來實爲愧耻異日朝臨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誠醜  
言又嘗於紫宸殿對曰寮遣閣門使就起居舍人魏暮取  
注記暮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鑒戒陛下但爲善勿  
晨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  
以陛下不爲太宗文皇帝訴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觀  
之暮曰是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起得陷陛下爲非若陛  
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  
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書曰賈緯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實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

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爲削已任然而棄貶情記注不實  
晉宰相桑維翰執政嘗導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御之  
及叙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千八挺也物稱是翰林學士  
徐台符縉邑人也與縉相善縉縉曰聞五有書桑魏公曰  
金之數不亦多乃改爲白金數十挺太史公自序云夫書  
詩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  
陶唐以來至麟得止自黃帝始言始察中考之行事著二  
十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  
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爲良  
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  
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閔有德者及其叙屈原賈誼辭皆柳  
楊悲事不避亦一代之偉才

又曰漢丞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  
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事作  
二十卷五十萬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序事如古  
春秋法司馬代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  
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蚕室有怨言



不微死宣帝以其官爲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世至以身陷行之故及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又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李武令人切齒

又晉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十年事唯五十年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善勸惡之以

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朝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記創造故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是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速故辨士則藻辭華靡叙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懲王道之缺塲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館衢而泣鱗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脩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微存亡以標勸戒然獻昔幽秘經文婉約丘明同耻實得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

轉也轉受經旨以受于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戰而固有策蓋錄而不序故即簡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公續午陸賈及右作楚漢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經志甄序帝續比克稱典則爲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惣侯伯八書以輔政體十表以譜年節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烏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倒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

觀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當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殊至于宗經視聖之典端楮豐瞻之功遺親攘善之罪徵賄嚮筆之瀝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記傳發源東觀表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駁謬少若信司馬彪之詳實筆矯之淮當則其觀也及魏代三椎記傳並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闊寡要惟陳壽三志文旃辨洽荀張北之子遷固非妄譽也至于晉代之書繁手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記以審正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秦春經傳舉

舉例發目史漢以下莫不隹的至郡燥晉紀始立條例又擺  
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故典謨及安國立例  
乃鄧氏之規焉

又曰傳紀爲式編年經事文非紀論案實而書歲遠則周  
曲難審事積則起記易踈斯固惣合之爲難也或有同歸  
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編舉則漏於不周此又  
銓配之易也故張衡擬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左煩  
皆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臯云傳聞異詞荀  
悅稱錄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倍愛竒莫顧理

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於是弃同即異穿  
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博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臣  
蠹也至于紀編同時時多詭雖定哀徵詞而世情利害動  
榮之家雖庸夫而靜歸屯貶之士雖令德而蚩理吹霜煦  
露寒暑筆端此又同論之枉論可爲嘆息者也故述遠則  
誣矯如被畧近則面邪如此折理居正唯懿上心乎談藪  
後魏太保清河崔光樂陸天守曠孫長廣太守靈延之子  
光博學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除著作郎  
撰國史迁黃門侍郎爲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渾渾如

黃門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爲史渾渾爲浩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於免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申典直士君子以此稱之條史第敘友子鴻傷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爲榮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伍

文部貳拾壹

筆 墨 硯 紙

說文曰楚謂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佛秦謂之筆

釋文曰筆述也述而書也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爲被所爲鹿豪非兔豪筆竹管也非謂

古筆也

又問曰筆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使史官戴筆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毛詩柏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右妃群妾以礼

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還以進退也笈云彤管赤筆也

彤筆有懔悅擇文美

曲礼曰史載筆士載言也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籥筆

橐籥也近臣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記

事孝武帝

數十年見謂忠謹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寫書嘗輟書投

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安能

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落

筆於地

齊書曰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称郭璞謂淹曰吾

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

授之尔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梁書曰紀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云此我

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文因此遵進

又曰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美每削  
用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今內史令李德令立作詔  
曰高穎戲謂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  
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又曰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  
與筆硯

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  
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于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

司各行所職

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智永常樓上學  
業成方下其棄筆頭至盈筥

虞書曰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政辟嘗問公權筆何  
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政容知其筆諫也五  
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sub>京</sub>師忽夢人以五色  
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  
九登進士科

又曰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還店其地有

上選神詞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仕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書中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漢官像曰尚書今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實爲跗毛皆秋兔之豪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厠以玉壁翠羽皆直百金揚子法言曰提提仁義絕威札學吾無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用筆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筆不銘

宜加砥削之

論衡曰知能之人須三寸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神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錢如無錢亦與筆

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手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有人與大筆其管如椽既覺說人云當有大手筆事不曰烈宗晏駕哀謚議並王所作也傳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璧和輟以隋珠文

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挂秋兔  
之翰用之者必被諸誅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  
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錄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  
可愛玩詎以金寶雕琢然爲貴也

又曰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失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蹟矣

筆墨法曰作曰當以鐵梳梳兔毫毛及羊青色毛去其穢  
毛使不髴筋羊青爲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床副搜  
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番赤筆十餘枝在薦下曰  
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筆者皆無恙

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拆  
瑠瑯筆

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狐兔多用鹿野狸毛筆又昭富勤等  
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兔毫無異

又曰嶺南無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者醉失之



大惧因剪鬚鬢爲筆甚善更使爲工人者辭焉詰其由  
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墨

釋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漢書曰王莽傳曰漢兵起莽以墨污涓陵廷陸周恒東觀

漢記曰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采絕惟歲

供紙  
墨而

已范子許然曰墨出三輔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常仲將筆方曰合墨法好醇煙搗訖以細絹篋於缸中篋去  
草芥若細沙以細絹篋鹿埃此物至輕微不置露篋慮失飛

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將膠五兩浸搯皮汁中搯江南樊鷄  
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謚黑色可下鷄子白去黃五  
枚亦以真朱一两麝香一两皆別治細篋都合調下織日中  
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遇二月九月温  
時敗臭寒則難乾湏溶見風日碎破不得過二兩  
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朗月賜踰靡大墨一枝小  
墨一枝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宮物有墨五丸

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  
說方來帝惡之削之外字復見墨入材裏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  
足明報

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  
字有刊政

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舒紙子前爵墨一噴皆成  
字竟紙各有意義

趙一非草書曰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爲務十日

一筆月數丸墨袖如早層齒常墨屈指畫地瓜折鯁出亦  
効頻之增醜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  
燒此消傷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

盛弘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

尋陽記曰廬山有石墨可書

災詳集曰天與墨君臣無道說人進

李尤研墨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相附筆跡以  
中顧

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佳東齋  
中夜有文從地出稱越王文與肅語曉別贈一九墨肅方住  
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 硯

釋名曰硯研也墨使和濡也

晉書懷帝陷于平湯劉聰引帝入醢謂帝曰卿豫章王

時朕與王武于稱朕于卿卿言間名久矣卿以所作藥

文宗朕曰聞君善詞賦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滿盛

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  
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謂朕拓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  
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識龍顏

唐書曰柳公推常寶惜筆硯圖畫自局鏤之常評硯以青  
州石爲未第一言墨易冷絳州墨硯次之

太公金匱曰研之書曰石硯相着耶邪心說言無得汗曰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枝作甚古朴蓋

孔子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曰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凍

拾遺記曰張華撰傳物志奏武帝賜青鉄硯鉄是于閬

国所獻鑄以爲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枝鈿銀

帶員石大小各一枝

陳番志曰范喬年二十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

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言告喬

便執硯啼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一枝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令童幼小入學篇章十

一月硯凍命童幼讀

孝經論語世語曰曹爽與明帝少同硯書

晉傳玄硯賦採陰山之潜璞簡衆材之修宜節方員以

定形鍛金鉄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

貴其能軟石美其温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

玄永嘉中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

劉澄之宋末初山川古今記曰吳平石穴深二百許丈青

色堪爲硯

紙

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處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邑記曰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用故麻名麻紙木皮

名較紙用故魚網作紙名網紙也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譜其

中部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

拔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馨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  
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皝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

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益便尔自今但可白紙稱疏約沈宋

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功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

輒執坑谷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書曰杜暹爲慈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史以紙萬餘張贈之暹

唯受一百時人又嘆曰昔青吏受一大錢復可異也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拔悉與

之桓宣去逸少可節

拾遺記曰張華獻傳物志曰制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漢人言涉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悉側因以爲名

世說曰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宣讀書范抄紙亦抄紙桓公懽事曰古無紙用故簡非於敬也今諸用者皆以黃紙代之

又曰玄令平佳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惣精令速作之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雛口中

范甯教曰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盛弘之荆州記曰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盖倫之遺業也

異苑曰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挿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文於是連剝正當

花處傳咸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

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宮  
中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華

東宮舊事曰望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法各二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單五

